

一切都没有从零开始的……

周而复始从新过每一天

而每一天都是旧的……

重复的过着

自己尝试改变却无力改变的生活

高建英 ◎编著

# 这没有世界爱情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精典小说选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

I . 校 . . . II . 高 . . . III 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 
—当代 IV 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---

封面设计:张娜
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### 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 - 4972059

河市印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: 9.5 插页 1300 千字

ISBN 7 - 204 - 08159 - 5 · 727

全 7.6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## 内容简介

几天以后，人们在杰俊儿和雷子的墓前发现了晨露儿，那时她已经变成了一朵粉红的、美丽的、永恒的、灿烂的桃花，在墓前亮丽地开着，在每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散发着动人的芳香……



# 1

春来了。

草木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懒懒地起床了，嫩嫩的，有点黄，新鲜的，绿绿的模样。土地也变软了，松松的，用脚踩上去绵绵的，像踏上织锦被。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，连同人的心情。

杰俊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拥着晨露儿出城的。他们沐浴着春光，快活地放飞着自己的心情。他们是一对恋人，也是一对作家。杰俊儿就是西城县文化馆的副馆长，是作家协会的主席。晨露儿则是一位产量颇丰的小说家、散文家和书画家。他们是来采风的。但是醉人的春光早已迷惑了两颗年轻的心，他们为这春意痴迷了。

“这是一个容易成长爱情的季节。”杰俊儿说。

晨露儿站在一片桃树林中并不说话，眼见着粉红的桃花相拥着、相挤着、相挨着，团团簇簇、密密匝匝的样子，脸也不由得跟着红了。

“多像诗中的那幅画！”杰俊儿说。

晨露儿刚要说话，却被杰俊儿打断了：“嘘！别说话！你含笑中的眼神和双眸，你带羞的面容，你如霞的脸颊就是诗中的那幅画，就是我梦中想要得到的那幅画。不需要语言的，一切都不需要语言的。语言会破坏这种完美、语言会破坏人对爱的理解、语言会淡化人对爱的欲望和冲动。呵。露儿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，让我用相机记录这一切吧，记录下这少女春的面容和如诗的情意吧。”

杰俊儿拿出相机摄下了桃林丛中模样羞涩而俊美的晨露儿。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晨露儿笑了：“人们都说你是一个疯子。”

“我是被爱情燃烧的疯子，我是为文学燃烧的疯子！我要用我的一生维系我的爱情，呵护我的爱情，守望我的爱情，我要用我的一生为我心爱的人做出一切。同时，我相信我的爱情会为我的事业插上翅膀，我们会飞起来的，我们一定会快乐地飞向我们那个自由的世界和国度里去的！你相信吗？那里是我们自由创作和自由恋爱的场所，我们会把那浓浓的爱、深深的情、长长的吻和甜甜的蜜意都融入我们的文字，告诉这个世界原本生活是这般美好……”

这时候晨露儿突然捂住了杰俊儿的嘴：“快别说了，说起来又是没完没了。”

杰俊儿果然就停住了说话，他用手轻轻地握着晨露儿握他的那只手，然后在那只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他用柔情默默的双眼看着晨露儿秋波一般亮丽的大眼睛，看着那两片如朱如丹的动感的嘴唇：“露儿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！真的，我会给你我全部的热情、激情、爱情和……我的……生命……”

① 晨露儿的眼睛早已被杰俊儿的爱所融化了。她的眼睛眯了眯，送给杰俊儿一个会心的微笑之后，就轻轻地闭上了，却把自己的双唇无私地递给了杰俊儿。

杰俊儿看着、看着，他傻了，不知怎么地眼泪却先掉了下来，滴在了晨露儿的脸上。

晨露儿并没有动。她在等待着。

“我向佛祖发誓，我会终生善待你的！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杰俊儿才轻轻地把那两片玉唇含在了嘴里。但是，他不知道两片嘴的亲密接触会带来如此的冲动，他只觉得他的胸膛快要炸裂，血液已经沸腾，那从心底往外喷射的热情不断地向上涌动、涌动，使他有种控制不了的欲望。他不想让这种欲望消失，他忘记了时间、地点，忘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一切。现在，只有他和他的露儿，只有他和他的露儿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他们便是

---

这个世界的全部了！

不知什么时候，春雨已经打湿了他们的头发、上衣。他们脚下的大地也已经变得湿漉漉的，那些花儿、草儿已经被春雨点亮了，带着晶莹的水珠点着头向他们微笑。

杰俊儿仰起脸来，任春雨滴打在他的脸上：雨啊，多好！冰冰的、凉凉的，有些冷，但没有寒气，滴在人的脸上，像你温柔却嫌冰冷的手，使人的每一根神经都会为之放松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，一会儿该淋湿了。”晨露儿说。

“不！淋湿了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的心是热的，我们的血是热的。这是爱情燃烧的结果，这是爱的力量！来吧，露儿，快把我的衣服披上，让我再享受一下这爱的甘甜吧！”

杰俊儿用自己的牛仔茄克裹住晨露儿后飞也似的跑出去很远，接着又狂奔着跑回来，抱住了晨露儿就是一阵热吻：“我疯了，我怕是真的疯了，爱情真的是快要把我弄疯了……”他说。

“我都快要被你融化了……”晨露儿说。

“那就让我们都融化了吧……”杰俊儿说。

于是，一对恋人在彼此的热情中不断地融化着、吸引着、甜蜜着。

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他们才双双返城。他们的浑身已经湿透了，双脚沾满了泥巴。但是，他们的热情却没有半点减少，反而因为外在的缘故使两颗心贴得更紧。

他们经过一家浴池门口时杰俊儿说：“进去洗洗吧，看看这满身的累赘。”

不等晨露儿答应，杰俊儿已经拉她进了浴池的大门。

“二位洗澡？”老板热情地招呼着，因为雨天的缘故看来她的生意并不好。

杰俊儿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普通间十五，豪华间三十。”老板说。

杰俊儿懵懵懂懂间掏出三十块钱递给老板。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①

老板拿了钱朝服务员喊了一声：“二十一号一个豪华间！”一位穿着非常得体的女服务员领着他们来到二楼，打开房门说了句：“二位请！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晨露儿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显然，杰俊儿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景。

两颗年轻的心因为害怕、因为羞涩、因为狂热、因为躁动、因为不安而剧烈地狂跳起来。

但是，他们又害怕被人识破，只好逃到了屋内。

那扇门一经合上，两颗年轻的心又开始不安地跳动起来。天哪！一个封闭的世界，两个赤条条无牵无挂的男女！

晨露儿首先哭了起来，她用手捶着杰俊儿的胸膛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！……”

杰俊儿说：“露儿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排，这间浴室就是我们的新房，这张搓澡的床板就是我们的温床，这冒着热气的水就是滋润我们的甘露。来吧，露儿，不要错过了上帝的安排，不要辜负了上帝的苦心，让我们相爱吧，就让这天地水色、春光、春雨还有这张温床见证我们的爱情吧……”

就这样，他们相拥着双双走进了那温暖的雨下。

“天哪！”杰俊儿说，“这是怎样的一幅优美的胴体呀，这是造物主的杰作，这是上帝的杰作，这是人类的杰作。水做的女人吗？原来女人还原于水是这般光洁、滑润、晶莹，如晶如玉！露儿，你是水中的仙子，水中的芙蓉，是我水中的灵魂，是我灵魂中那根敏感神经里隐隐的但却时时超越的冲动……”

他们在那温情的雨中紧紧地相拥着、相恋着。他们发现原来他们是如此地渴望对方、向往对方、热爱对方。他们就这样在水中相融着，交合着，就像两条自由的鱼儿，在水中自由地徜徉着、嬉戏着、牵引着、快活着、飞翔着。人，连同人的肉体和灵魂一起奔腾着、飞越着、翻卷着、升华着。这个世界在他们的眼睛里，就只剩下两只快活的鱼儿和一对翱翔的灵魂……

“咚咚咚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后服务员道：“二十一号，时间到！”

两只鱼儿吓得立即逃离了，然后却又立即返回扑向对方。

“怎么会这么快？”杰俊儿说。

“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，真的不想回去。”杰俊儿一边说着一边更神情地吻着她。“以前，我真不理解什么叫作难舍难分。现在，亲爱的，我全懂了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一样，我发现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俊美过、潇洒过，老是一幅不修边幅的样子……”

“今天是真实的我，完全的我、纯真的我，无牵无挂的我。这才是我的全部。等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会用我们的爱情把我充盈得更加硕健和完美，我要做最有出息的作家，我会用我的一切告诉所有的人，我娶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……”

又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杰俊儿的谈话。

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两对眼睛里露出些许失望、无奈、感慨，然后才不得不耸耸肩，穿好衣服、整好行囊，相拥着走回他们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的地方——西城县文化馆。

## 2

几天以后，晨露儿的散文《踏雨》见诸于西城日报的副刊。她笑眯眯地拿着报纸悄悄地放到了杰俊儿的办公桌上。

杰俊儿一看兴奋得跳了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的小乖乖，你的笔头是越来越甜润了，你看着清亮亮的雨、雾蒙蒙的天，雨中含羞的花、带露的草，还有这充实而美好的生活，都在你的笔下复活了。”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①

晨露儿笑了：“谁像你，只会嘴上用劲不会流于笔端？”

两人正说着，雷明钦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得是县文化馆的另一名专业文学创作者云朵。

“说什么呢这么高兴？”是雷明钦的声音。

“怕是露儿的作品又发了吧？这女孩怕是要了不得的。”

“说谁呢？我可比你大。”

“好好好，比我大，好了？”云朵求饶道。

“你们组织部最近忙些什么？”杰俊儿问。

“县里要调整各乡镇的领导，正在下面考察，搞得我晕头转向。哪像你们这么悠闲畅快？”雷明钦说，“不过，今天我来是专门找露儿的。我想请她帮个忙。”

“馆长放假啦？”露儿笑着问杰俊儿。

“都是同学嘛，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。”雷明钦也笑，“那就谢谢了？”说着边领着晨露儿出了大门。

他们来到一家咖啡厅。装潢考究的地面和墙界勾勒出一种远古的西方牧羊气息，整座咖啡厅里传出萨克斯管悠扬舒美的乐曲《回家》。这里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坐着，似乎并不说话，只是用心聆听着这好似天籁发出的声音。这种舒缓、这种悠闲、这种放松的氛围让人的整个身心全都松软下来，蔫蔫地、融融地、懒懒地，似要回家寻找娘亲的羊羔。

露儿看着雷明钦笑：“说吧，让我帮你做什么？”

雷明钦也笑：“刚刚做定就急着帮我做事，就没有想和我沟通的意思？”

露儿低着头笑了。

“你真美！”雷明钦说。

“这话你说过很多次了。中学同学时记得你上课时就这样说过，不看老师不看黑板，专门偏着头看我。”露儿笑。

“但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能走进你的心。”

露儿没有说话，低着头看着杯里的咖啡，好久之后看了一眼

雷明钦，发现他的一双眼睛正痴痴地望着她，像要望穿秋水一样。她吓得赶紧将目光逃离了。

“噢，对了露儿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已经任干部科科长了，是不是应该庆贺一番？”

“是啊，真快，没想到你干得这样好，你以后会有大发展的。”露儿由衷地说。

“另外，我还买了一套房子——当然是在父亲大人的力撮之下才完成的。我打算装修一下，想请你帮忙写几幅字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露儿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那我们走吧。”

雷明钦迟疑了一下，似乎还要说什么，但见露儿急着出门便也跟着出了咖啡厅。

雷明钦所说的房子其实是一套别墅。是西城县统一规划的高干区。露儿对此没有想过很多。因为雷明钦的父亲是县城里有名的大老板，人称“雷千万”，他在高干区买套房子想必也是尽在情理的事情。

雷明钦的房子处在比较好的位置。站在他家的二层阳台上可以望得见整个西城的风景。那红白交织的瓦片、绿树丛中的嫣红、拔地而起得高楼，顺畅笔直的公路以及夜晚明亮的街灯。而所有房子都被四周的绿色掩映着，像是深绿色的地毯包也包不住的白石玉翠，不禁让人产生了无限的遐想。

“真是个好地方。”露儿由衷地赞叹道。

“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点点头，这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。”

露儿笑了：“你这里不是已经收拾得相当豪华了吗？是不是请我写字有些多余呀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！前一阵子我让市里一位画家帮我画了一幅画，我想让你给画上题一幅字。”

“我想我的墨宝肯定不行的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”露儿推辞着。

“我说行就一定行的。”雷明钦说着拿出了一幅画，画面上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是一位朝代久远的女子依窗而坐的情景。她背面而坐，她的手里捏着一把玉扇，人们看不清她的脸，但是她的头却是昂着的，她的眼前是一轮明亮的圆月。她就那么坐着，就那么望着，就那么守候着，等待着，让人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怜香惜玉的情怀。露儿此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两个字：别离。是的，别离。这是别离后的相思、想盼、相守、想望、相恋呀！于是她对雷明钦说：“那就笔墨伺候吧。”

雷明钦高兴地从里间端出所有的物什，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似的。

露儿想到了柳永，想到了《雨霖铃》，想到了那对痴情男女的别离。她提起笔来，用她娴熟的笔墨在画面上留下了：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”。

谁知露儿刚一落笔雷明钦就大声地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，真是文如其人，笔似其主呀，没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谁会想到这两句。真是心灵的交汇、画神的交融呀。”

露儿淡淡地笑了：“随便写写，你别拿去给高人看啊。”

① “放心，放心，我会永远珍藏于心的，哪会让别人分享我的情趣？来，吃个水果。”雷明钦立即将削好的苹果递给露儿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“难道跟我在一起就那么让你不自在？”

“没有，你想多了。”露儿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“露儿，你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着我。这么多年我一直爱你追你盼你难道你看不出来？我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年的苦苦等待难道你不明白？”雷明钦单膝跪了下来，“露儿，嫁给我吧，我们会很幸福的。”

“不，明钦，”露儿嗫嚅了半天才说，“我们恐怕不合适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追求过一个普通人的平常日子，平平淡淡，认认真真，事业有成、妻贤子孝。我

们不是神，生活不是杰俊儿脑子里的肥皂泡，七彩云霞、五彩缤纷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……”

“不，也许我和他共同的东西多一些，“露儿打断了雷明钦的话。

“露儿呀，我的傻露儿，一个疯子的痴想你怎么都可以信以为真呢？什么爱情，什么天长地久，什么朝朝暮暮？爱情是需要基础的，没有生活作基础爱情是靠不住的，没有保障的爱情只能脆弱得像一盘散沙，经不起打击，经不起任何惊涛骇浪！一个满脑子都是文学和爱情的人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？曹雪芹吗？蒲松龄吗？他领着你吃糠咽菜成就你们的爱情婚姻和对幸福的理解吗？我亲爱的露儿，我的傻露儿……”

“那么你说，你除了能给我物质还能给我什么？难道你追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作你雷明钦的装饰吗？”

雷明钦顿了一下：“难道我不能给你爱吗？难道我的爱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？这么多年的相处难道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冷血男儿？难道我为你所做的一切还不如一个疯子的一段甜言蜜语？是的，我是喜欢你，爱你，但是喜欢一个人是根本无法选择，无法说清的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没有理由，我就是爱你，就是在每一个晚上想起你时就是有一种隐隐的心动，隐隐的心痛，隐隐的狂乱。我想这就是爱，是真爱！我们一定会成为好夫妻的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我没有要你做我装饰的想法和要求，我不是什么人物，不值得你为我装饰，但是人对人的爱慕，人对人的感觉，人对人的思念，人对人的渴望不随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。真的，那是一种真实，一种无力抗拒的真实的纠缠和折磨。露儿，别再伤我的心了，留下来吧，所有的一切你唾手之间就可以得到，我们有生活的基础，我们有爱情作基础，我们还在等待什么？”

露儿低着头无语了。是的，她不能责怪明钦，就像她自己对杰俊儿的感情一样，她无力抗拒，无力抵抗，那是一种发自于心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潮深处的洪水，没有人能阻止她的汹涌澎湃，没有人能阻止她的尽情宣泄。那是发自肺腑的一种真情啊！

“好了，明钦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”

“你理解我了？难道你用无语承认和默许了这种感情的存在？”

“不，明钦，感情是无法强求的，我能过理解你，希望你也一样能理解我。”

“我会等你，等你一辈子，等你走进我心底的那一天。”

“太晚了，你还是送我回去吧。”露儿说着话就准备下楼。

“露儿！”雷明钦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。

露儿突然之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热，为了掩饰自己，她赶紧说：“别这样明钦，你说过的，你会等。”

雷明钦无奈地说了一声“是啊”放下了他的手。

两人走出别墅大门的时候，杰俊儿正悠闲地坐在门外的石座上吹着口哨。晨露儿鸽子一样快活地飞了过去。

① “怎么，过来了也不进去坐一坐，老同学还这么见外？”雷明钦说。

“没什么，怕打扰你们，我坐在这里看风景其实还是满不错的。”杰俊儿笑了。

“我们走了，啊？”晨露儿迫不及待地说。

“那好吧，再见。”雷明钦和杰俊儿我过手又去握晨露儿的手。晨露儿极不情愿地伸出手后发现雷明钦的手非常温热、非常有力、非常有激情，非常不愿意撒手。

露儿逃开右手顺势挽住了杰俊儿的胳膊，然后笑着转身离去。

雷明钦看着他们的背影心中有种难言的情愫，他的眼中突然有种热热的东西在动。他想起了露儿在那幅画上的题诗：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”之后，他拼命摇了摇头，折身返回屋内。

# 3

杰俊儿一面快活地走，一面尽情欣赏着夜中的美景。那天上的星辰因为城市的灯光而暗淡下来，但着并不能完全掩饰她的美丽，她在天上静静地眨着眼睛，看着这人世间溢彩流光的景象，那五彩斑斓的灯光以及流金一样刷刷而过来来回回的车灯，还有在这美景中尽情徜徉的一对对情侣。

“为什么不问我们干什么了？”晨露儿问。

杰俊儿笑，不语，然后又笑，抿着嘴看了露儿许久之后低着头吻了她许久。之后，才说：“问什么？一切不都写在你的脸上吗？我是胜利者。”他有几分自豪、几分得意、几分满足。

晨露儿也低着头含情地望着杰俊儿：“说实在话，现在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多余的。”

杰俊儿的眼睛有些湿了，他停下脚步吧晨露儿紧紧地搂在怀里：“我们结婚吧，亲爱的，永远永远不再分开。”

晨露儿并不言语，她将自己的头深深地埋在杰俊儿的怀里，低声啜泣起来。

一对情人就这样在春的夜色中缠绵着，彼此用自己的一颗心默默地温暖着对方。这时候的杰俊儿感觉到生活是蜜一样的甜，心里感觉有只兔子在跑一般狂乱地、冲动地迷茫着、焦虑着、等待着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又有一种想把你吞下去的欲望……”杰俊儿说。

晨露儿轻轻推了一把杰俊儿，“咯咯咯”地笑了，然后跋起修长的腿跑起来。

杰俊儿也快活地跟着她飞奔起来。





# 这世界没有爱情

他们自由地奔跑着，在奔跑中享受着他们的激动和喜悦。然而他们没有想到，正是这奔跑给他们带来了灾难。

杰俊儿被一块小小的石头一磕，绊倒了。他躺在地上，半晌也没有爬起来。

晨露儿便笑了，弯着腰笑着看他，笑装模作样无奈的表情和故作疼痛时的呲牙咧嘴。

“快起来吧，别装蒜了。”晨露儿用腿踢了一下杰俊儿的屁股。

“快扶我起来。”杰俊儿咬着牙说。

“偏不！看你撒娇！”晨露儿跺着脚说：“我数三下你还不起来我就走了。”

然而晨露儿发现杰俊儿真的站不起来了：“没那么夸张吧，就这么轻轻摔一下？好好好，我扶你起来。”

杰俊儿被晨露儿搀扶起来后却突然将露儿抱住了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又吻了露儿。

“知道又是你使坏！”晨露儿一把推掉了杰俊儿的脸笑道。

① 杰俊儿脸上笑着，腿却不停地抖动着：“真的，摔得很疼的，不信你试试？”

“好了，回去吧。”晨露儿嗔怪了一声。

“不行，我腿疼，你得扶着我。”

晨露儿看了一眼他：“好了，算我倒霉。”

然后他们相拥着走向他们的驻地。

这时候云朵正在文化馆门口痴痴地站着，一幅失神落魄的样子。

露儿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云朵的眼里流露出一种彷徨、惊恐和无法描述的特有的紧张，还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无助和困惑。

“我……”云朵嗫嚅着，目光却四处游弋着，她的心里可能做着一种异常复杂的矛盾斗争。